

編後播音

編者

『事非經手不知難』，我編了本報六期，就得到了這句的教訓！

一期一期的編下去，拉稿確是吃力——雖然廈大多文人，我的朋友也不少；可是你去問別人拉稿子，他給你臉，他非常願意替你寫一篇長數萬言的大作，但他問你：『告我寫些什麼？我實在想不出，好，就請你給我出一個題目罷！』當時，我覺得這是便宜貨，一口氣也能說上幾個題目，可是到後來，自己為補空白起見，想寫一點東西，也就因找不到題目而慌張起來，給八家出題目，自然是成了問題。所以我常說：『偶爾編一二期館報，材料充足，與緻濃厚，要長期的編下去，祇有腦漿用盡，頭髮脫光了』。

再說廣告吧，在這年頭兒，工商業的不景氣，原來已達極點，誰都抱着緊縮，舊有的廣告，滿期不肯續登，要拉新的，自然困難更多，況且此後本報的開支，却大半要靠廣告費的收入了。這樣，如何不『坐吃山空』？而且一個人既要當心稿件，又得攬攬廣告，無論如何，也是忙不過來。

那末，我們就眼看這館報停刊了麼？我想不能。

本報是我們的唯一通聲氣和報告消息的，我們非到不得已的時候，決不能讓這維持將近一年的小生命輕易逝去。

本館本學期開支，因已超過預算額，所以本報受此影響，發生事實上的困難。現在經我們與困難相搏鬥，終於把牠繼續出版，捧呈於讀者之前了。此子之賢與不肖，雖尚有待於諸君的品評，但在我們這方面，對於讀者殷勤的期望，畢竟算是有了一個酬報，倒也覺得有點欣慰。

本專號蒙諸君踴躍投稿，琳瑯滿目，本想全數編入，可是因篇幅有限，不得已臨時抽出幾篇，留待下期刊佈，敬乞作者們原諒！

下期要目，足以預為讀者告的：除續刊吳家鎮君的『我之讀書和撰述的經過』和鄭廷璋君『小學教師可讀的十二種教育刊物評介』二文外，有鄭德坤君的『中國舊石器時代遺跡之發現』，杜復和君的『談談讀書方法』，陳澗蘋君『讀書問題漫談』，龔書輝君的『詩經語譯質疑』等作品。

還有一點，以後投稿諸君，概須簽署真實姓名，字跡亦須謄繕清楚，否則，惟有割愛，請投稿者注意。